

變動、修辭與想像

中國當代  
新詩史寫作  
問題研究

霍俊明  
著

中國首都師範大學  
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專案

洪子誠 北京大學教授

程光燁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推薦

新銳文叢25 PG0886

**新銳文創**

INDEPENDENT & UNIQUE

## 變動、修辭與想像

——中國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

---

作者 霍俊明  
責任編輯 劉 璞  
圖文排版 彭君如  
封面設計 王嵩賀

---

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

出版日期 2013年1月 BOD一版  
定 價 3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變動、修辭與想像：中國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 / 霍俊明  
著. -- 一版. -- 臺北市：新銳文創, 2013.01  
面；公分. -- (新銳文叢25；PG0886)  
BOD版  
ISBN 978-986-5915-44-5 (平裝)  
1.中國詩 2.當代詩歌 3.詩評

820.9108

101026187

# 目錄

|                            |    |
|----------------------------|----|
| <b>導論：當代新詩史寫作的可能與問題</b>    | 3  |
| <b>第一章 變動與差異中的新詩史寫作</b>    | 23 |
| 第一節 「重寫」視閥中的新詩史            | 23 |
| 第二節 敘事場域中的「十七年詩歌」          | 27 |
| 第三節 差異性的歷史分期               | 37 |
| 第四節 詩歌觀念與新詩史寫作的範式<br>轉換    | 41 |
| 第五節 《中國當代新詩史》與<br>《回顧一次寫作》 | 48 |
| <b>第二章 當代新詩史寫作的史料問題</b>    | 73 |
| 第一節 新詩史料工作與研究狀況            | 74 |
| 第二節 「地下詩歌」的系年問題            | 80 |
| 第三節 新詩版本                   | 85 |
| 第四節 史料對新詩史寫作的糾正與補充         | 90 |

|            |                           |     |
|------------|---------------------------|-----|
| <b>第三章</b> | <b>新詩史命名</b>              | 107 |
| 第一節        | 「九葉詩派」（中國新詩派）<br>與「七月詩派」  | 108 |
| 第二節        | 「歸來者詩群」、「前歸來者」<br>與「新歸來者」 | 116 |
| 第三節        | 朦朧詩派或新詩潮等相關命名             | 121 |
| 第四節        | 潛在寫作（地下詩歌、潛流詩<br>歌）或前朦朧詩  | 127 |
| 第五節        | 「朦朧詩」之後：錯亂的命名             | 133 |
| 第六節        | 新詩史的代際命名                  | 137 |
| <b>第四章</b> | <b>當代新詩史寫作的經典化</b>        | 153 |
| 第一節        | 經典研究的審美自主性和<br>文化研究       | 154 |
| 第二節        | 世紀末的經典化焦慮與經典<br>重構的文化想像   | 157 |
| 第三節        | 食指在新詩史寫作中的經典化             | 159 |
| 第四節        | 白洋淀詩群的經典化及<br>女性詩人的命運     | 169 |
| 第五節        | 《今天》：詩歌傳奇的經典範本            | 185 |
| <b>第五章</b> | <b>新詩史敘事中的朦朧詩</b>         | 193 |
| 第一節        | 從白洋淀、《今天》到<br>「朦朧詩」       | 196 |

|            |                        |            |
|------------|------------------------|------------|
| 第二節        | 朦朧詩人的認定                | 198        |
| 第三節        | 從邊緣到中心的北島              | 212        |
| 第四節        | 為新詩史所青睞的詩人：舒婷          | 217        |
| 第五節        | 顧城：塑造的「童話詩人」           | 224        |
| 第六節        | 新詩史寫作中的朦朧詩反思           | 229        |
| <b>第六章</b> | <b>「另一類的歷史敘事」</b>      | <b>241</b> |
| 第一節        | 重審新詩史的寫作模式             | 243        |
| 第二節        | 美學與本體性視閥中的書寫           | 256        |
| 第三節        | 見證式（細節）新詩史             | 265        |
| 第四節        | 詩人的述史方式：<br>《旁觀者》與《左邊》 | 281        |
| <b>餘論</b>  |                        | <b>307</b> |
| <b>後記</b>  |                        | <b>321</b> |

變動、修辭與想像

中國當代  
新詩史寫作  
問題研究

霍俊明  
著



## 導論：當代新詩史寫作的可能與問題

回顧中國文學史寫作的歷史，分體文學史寫作與研究是晚近20世紀以來的事情。國內第一部文學專史是王國維寫於1912年、出版於1915年的《宋元戲曲史》，而國外的第一本中國詩歌專史是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大量的文學通史、斷代史和專題史紛紛問世之後，文學史家也逐漸把注意力轉向分體文學史的撰述和研究上。而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等原因，當代文學史和專史新詩史的寫作在相當長的時期處於一種被擱置的狀態。

本書以既有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和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當代大陸新詩部分（1949年以降）作為閱讀和省察的起點，以期通過對新詩史構建過程中相關問題的辨析與反思引起今後新詩史寫作與研究的注意。而之所以還要關注一般的當代文學史寫作中關於當代新詩的敘述是因為自新詩誕生迄今作為專體史的新詩史著作並不多見，而且在很長時間內處於寫作的空白期，而同時期的文學綜合史寫作卻在時斷時續地進行。儘管這些不同時期出現的當代文學史對新詩敘述存在種種問題，但是對新詩史寫作有著不可忽

視的影響和參照作用。限於中國當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狹隘的詩歌美學和文學史觀念的影響，當代的新詩史寫作不能不帶有顯豁的意識形態症候和限囿。我們所談論的新詩史往往指涉經過文學史家書寫而成的文本，即文學史實踐，所以文學史寫作作為一種敘述體式就帶有不可避免的修辭和想像性質。儘管「新詩史寫作」看似是一個中性客觀的詞，但是這一文本性行為和批評性話語在當代語境中存在明顯的非客觀化趨向。

當代新詩史寫作存在的問題有些甚至因為特殊時期複雜政治文化語境而帶有悖論性和齟齬性特徵。據此如果從一種峨冠博帶式的宏大研究視閥出發考察當代的新詩史寫作無疑會將分析與闡釋虛化和抽象化，所以著者採用近於關鍵字的作法，從問題意識出發將當代新詩史寫作當中的重要問題提取出來並進行切片式的剖析與反思。基於此，本書主要是圍繞當代新詩史寫作的變動和差異性、史料、新詩史命名、經典化和寫作模式等問題展開，而所涉及到的這幾個重要問題不是從眾多問題中隨機選取的，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內在關聯、帶有明顯的譜系性特徵。正是由於當代新詩史發展的複雜性以及因為頻繁而激烈的革命事件和政治運動而導致新詩發展不斷處於變動甚至顛覆當中，不同時期尤其是帶有轉折性的歷史節點上的新詩史敘述就帶有不可避免的變動性特徵和差異性。而這種歷史敘述的變動性特徵與當代新詩史料的不斷挖掘緊密聯繫，而史料的挖掘以及新詩史研究範式、評價標準和寫作模式的轉變就導致詩人、詩潮和文本的經典化不斷發生變動。而新詩史研究和新詩批評在不同時期的變動和特徵又鮮明地體現在新詩史寫作對新詩寫作現象的駁雜不堪的命名上。

既然要談論新詩史寫作就應該首先認識到新詩作為一種文體即話語類型的本體特殊性，只有認識到其特殊性才有可能寫出較為合宜的「詩歌」史。而在中西詩學中，眾多的研究者都強調了詩歌文體的特殊性，不管是柏拉圖（Plato）對詩人的「驅逐」還是艾略特（T.S. Eliot）對詩的極力讚詠都從不同側面呈現了詩歌迥於其他文體的特性。詩歌作為「文學中的文學」正說明了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文體，而艾略特更是強調「詩代表一個民族的最高的意識形態，最大的力量和最精細的感受」<sup>1</sup>。新詩的歷史儘管不足百年，但它自誕生之日起少有的魄力和與古典詩詞傳統決裂的精神及此後曲折的發展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關注與思考，而新詩研究者又往往強調新詩的先鋒性和其蘊涵的「精英」特徵。而新詩在整個20世紀諸文類中的特殊性還表現為詩壇長期的無休止的激烈爭論和詩人之間的攻訐，甚至不惜以政治棍棒橫加指責。詩壇在詩歌觀念上很難達成共識，更多是一種聚訟紛紜的各自為戰的義氣之爭與割裂狀態。在革命政治狂潮和消費化的後工業大潮中發展的當代新詩再加之庸俗進化論傾向，詩人有一種快速埋葬歷史的衝動與進化論幻想。同時需要強調的是由於新詩文體的特殊性，當代政治文化語境的複雜性，解讀時的多義性以及具體歷史語境轉換造成的對詩人評價體系和標準的變動，這都對新詩研究者和新詩史寫作構成了諸多難題甚至悖論。如何能對詩歌現象、詩人詩作做出正確、合理並得到公認的客觀評價？換言之，新詩史敘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歷史原貌本身？<sup>2</sup>

<sup>1</sup> 《托·史·艾略特（T.S. Eliot）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53頁。

<sup>2</sup> 由於新詩自身的特性和發展過程的複雜性，劉半農就對詩歌批評的客觀性

本書之所以採用新詩這一概念並非有特殊的詩學所指，而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對於與古典詩歌存在差異的「新詩」與之相關的說法還有白話詩、自由詩、現代詩、中國現代詩歌、現代漢詩、新現代漢詩、新漢詩等。而需要強調的是臺灣在1950年代以後出現的「現代詩」概念與「新詩」概念兩者之間是不能隨意替換的，在當時的語境中，「現代詩」是特指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新詩」是諸多說法中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的，可以說是晚清的詩歌革新運動催生了「新詩」這一概念。強調詩歌功能現代性的黃遵憲的「新派詩」，極力鼓吹「詩界革命」的梁啟超所指認的含「新意境」和「新語句」的「新詩」都與五四之後普遍使用的「新詩」概念有著相當的差異。而在眾多研究者看來「新詩」的「新」顯然有著強烈的文學進化論色彩，所以有學者用「現代漢語詩歌」（簡稱「現代漢詩」）來替代傳統的「新詩」這一說法<sup>3</sup>。

## 一、「當代」寫史？寫作「當代」史？

新詩史寫作由於都是「當代人」對前此或當下的文學史現象進行敘述，那麼時間問題就是任何文學史家都難以回避的，甚至

---

和準確性抱以懷疑的態度，「請別人評詩，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詩，給兩位先生看了得到了兩個絕對相反的評語，而這兩位先生的學問技術，卻不妨一樣的高明，一樣的可敬。例如集中『鐵匠』一詩，尹默、啟明都說很好，適之便說很壞；『牧羊兒的悲哀』啟明也說很好，孟真便說『完全不知說些什麼！』」劉半農：《揚鞭集及其它自序》，《劉半農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2頁。

<sup>3</sup> 王光明：《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對於當代人寫作當代史而言時間性一直是聚訟紛紜的話題。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根據美國心理學家萊曼（H.C. Lehman）的調查認為由「歷史記憶」（文學史，百科全書，教科書，學術論文等）所記住的作家，大概只占發表作品的人的百分之一；而「當代」（近30年左右）與過去的作家被記住的比例則大抵是一比一<sup>4</sup>。因此文學史敘述的現象越靠近文學史家所生活的年代，就越有可能成為一大篇作家作品的目錄。這無疑給「當代」寫史提出了挑戰。

當代人寫作當代史一直受到諸多苛責，而當代新詩史寫作由於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其話語行為所面對的時間壓力就愈為顯豁。早在1985年即有過一場關於「當代」宜不宜寫史的爭論<sup>5</sup>，當時眾多研究者和文學史家對當代文學史寫作持一種批判的態度，普遍認為當代文學史研究和實踐落後於現代文學史，認為「當代」不宜寫史。即使是長期從事當代新詩史和文學史寫作與研究的洪子誠也認為當代文學史寫作「在這20多年中，確實問題不少，說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大概還是可以成立的吧？」<sup>6</sup>

長期以來文學史不僅被視為是一個時期文學思潮、流派、社團和作家作品的整體描述，而且更應是對文學發展規律、內在動因的一種「真理」揭示和客觀總結。那麼文學史的書寫行為就

<sup>4</sup>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文學社會學》，於沛、王笑華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3頁。

<sup>5</sup> 參見唐棣《當代文學不宜寫史》（《文藝百家》1985年10月29日），曉諸的《當代文學應該寫史》（《文藝百家》1985年11月12日）等爭鳴文章。

<sup>6</sup>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4頁。

不單是一個歷時性概念，更是一種本質性的認知方式。基於此，當代文學史寫作卻恰恰是一種與文學發展同步的過於迫近而缺乏理性和必要歷史高度的觀照。如果我們將文學的歷史敘述看作是一種曖昧和閃爍不定的文學時間之流，轉換為傳承文化的知識空間，那麼置身於運動變化的時間中，你如何審讀未經沉澱的文本、觀念和文學活動，並經由分類活動轉化為空間性、主題性的排列？當代文學史是否可以遵循一般文學史的觀念和模式，劃分時期，釐定等級、分配榮譽、樹立典範？它在參與文學傳統的構造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具有怎樣的歷史功能？<sup>7</sup>確實，當代新詩史寫作由於其寫作的當代性質而有著相當的特殊性以及大量的難題。任何一位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的歷史，都與他所處理的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遠為不同。當代人寫作當代史由於當事人的身份使他在處理材料、觀看歷史的角度以及敘述方式上都有著特殊性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某種局限性。文學史寫作和研究都不能離開當代的審視，而過往的文學與當代文學又是不可分割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而一個應該引起足夠關注的文學史寫作問題是為什麼同樣是對於「當代」寫史，卻對建國前的現代文學史寫作和建國後的當代文學史寫作持兩種不同的評判標準？回溯文學史寫作歷程我們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新詩的草創和發展，新詩史寫作與研究也一直與之相伴而行。自1920年代以降，新詩界即已開始了帶有批評性質的當代人寫作當代史的嘗試，如聞野鶴的《白

<sup>7</sup> 王光明：《「鎖定」歷史，還是開放問題？——關於當代文學的歷史敘述》，《文學批評的兩地視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4頁。

話詩研究》（1925年）、胡懷琛的《新詩概說》（1928年）、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的第四章《詩》（1929年）、草川未雨（張秀中）的《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1929年）等。一般的文學史家都認為「當代」不宜寫史自然有其道理，但是新文學誕生不到20年的時間即有70種文學史之多<sup>8</sup>。文學史寫作也只是上個世紀初的事情，而短時間內的文學史寫作的繁榮景象不能不說明文學史寫作不僅與史家對文學歷史的興趣有關，也反映出時代、國家、政治、教育、學科、現代性等複雜背景的影響與制約。這些帶有當事人和見證者身份的「當代史」由於時間上和文學發展過於接近而可能存在著諸多問題（如當代評論的特點，歷史眼光的局限等），但是這些「沉浸狀態」的文學史書寫為日後的文學史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帶有歷史現場感的必要參照。此外，這些文學史所提供的大量史料的價值更是不可低估。如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在第十章所列的新詩集計有110部，這無疑為今後的新詩史寫作和研究提供了諸多便利。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sup>9</sup>第六章專設新詩，用點評式的鑒賞筆

<sup>8</sup> 1917-1927年間是8部，1929-1937年是67種，涉及近代文學、新文學史的近30種。主要有：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譚正璧的《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光明書局，1928年），胡懷琛的《新詩概說》（上海：商務，1928年），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馮沅君、陸侃如的《中國詩史》（上海大江書鋪，1930年），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傑成印書局，1933年），阮無名（錢杏邨）《中國新文壇秘錄》（上海：南強書局，1933年），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新新學社，1935年），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中國文化服務社，1936年）等。

<sup>9</sup> 吳文祺：《新文學概要》，中國文化服務社，1936年。

調對初期新詩發展和詩人詩作進行評述，並且對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郭沫若、俞平伯、汪靜之的評論時有新意，自成一說。同時帶有搶救文獻史料目的的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尤其是各集《導言》的文學史意義更是重大。而一味地認為只有經過時間的沉澱才值得去重新翻檢歷史，其時過境遷也多少給文學史寫作帶來不利影響。確實當一切成為過去，那種歷史的現場感的消失對於歷史研究和寫作而言造成的陌生和模糊，其弊端是毋庸置疑的。由於「當代」的特殊性，時間的迫近性使新詩史的寫作與當代批評有著密切關係。人們對當代寫史的看法確實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勢，或者說人們已經習慣於等「當代」成為歷史之物後，才會以一種史的眼光去研究和總結這期間的文學歷史，而對正在行進中的「當代」進行即時性的歷史整合則認為是不必要也過於草率。阿英就曾表露出自己對新文學史寫作並非滿意，儘管此時新文學的發生有20餘年歷史已經具備了反思歷史的必要的時間積澱期，「自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雜誌創刊，一直到現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在這雖是很短也是相當長的時間裏，很遺憾的，我們竟還不能有一部較好的中國新文學史。能以找到的，不過是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九三三），和拙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一九三四）而已。這兩部書，後者只是史料的輯集，前者事實上不能使人認為滿意的史書。此外，則不過只是些發表在雜誌上的，和附在總史裏的一些章節的短篇」<sup>10</sup>。所以寫作當代史不

<sup>10</sup> 阿英：《中國新文學史大系·史料索引卷·序例》（影印），1936年2月初版，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頁。

是一個簡單的時間上「宜」與「不宜」的問題，而是史家是否具有一種對文學現象進行歷史觀照和情感上、精神上的優勢，也即他是否具備對歷史進行合理審視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對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史家或對於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的後設性敘述，也同樣會遭受質疑。研究者通常是以當下的立場和現在所遵循的文藝或史學觀念來返觀歷史，這些觀念在現代性話語系統中自有其合理性。文學史的寫作實際上是「歷史」與「現時」之間相互往返的過程，既要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又要從現實出發予以對歷史的理解。而當我們懸置這些各自的見解，回過頭來看看朱自清作為「當事人」對新文學所擬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其系統、完整、客觀的框架和文學史家自身的理論建設，這都使我們相信編纂文學史，「時間」並非是完全單一的參照系統。文學史是在時間序列的「歷時」與「共時」中共同完成的，而其中最為顯豁的問題是文學史家自身的史學修養，文學史觀以及對史料的編纂和解釋能力在具體操作中的實現。

## 二、歷史敘述中的「當代新詩」

在韋勒克（Rene Wellek）等人看來編寫某一時期的文學史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敘述的問題，即需要辨認出一種傳統慣例的衰退和另一個新傳統慣例的興起。那麼，既然「當代新詩」約定俗成地被看作是1949年建國之後特有的寫作範式和新的「傳統慣例的興起」，那麼它與前此一般意義上的「現代詩歌」又存在著怎樣的差異或聯繫？既然發生在建國之後這一歷史時期，那麼此間的語境究竟使相應的詩歌寫作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都是寫作